

刚刚过去的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藏品架起沟通的桥梁”。当天下午,我来到位于军工路318号的上海海洋大学博物馆鲸馆做志愿讲解。令我惊讶的是,馆内早已有众多家长和孩子在参观,在18.4米长的抹香鲸标本周围饶有兴趣地观赏交流。然而,回首几年前以前,同样的博物馆开放日却没有今日这般热闹。

世界上最早的博物馆产生于高校,即托勒密(Ptolemies)王朝的古埃及亚历山大博物馆。时称缪斯学园,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科学与艺术中心。我国第一座中国人办的博物馆也产生于学校,是张謇于1905年在南通师范学校设立的南通博物苑。

在国外一些著名大学,博物馆也是重要的教育研究机构。如东京大学博物馆有17名来自不同学科与方向的研究人员,为学科的交叉、碰撞与新生创造了条件,同时科研成果通过博物馆推介给社会。美国密歇根大学博物馆,从全世界收集了25000多个不同形态的鸟巢。这不仅是一



寄寓南翔,最便当的事,是去古猗园赏花。春尾夏首,牡丹怒放,似与远途的洛阳花会比艳。难怪这些日子里,喜好者潮涌。我轧在当中,特别留意石韵馆牡丹苑内的四大名品:姚黄、豆绿、赵粉和魏紫。其中的淡红赵粉尤为入眼,团团一大丛,花开数十朵;俏丽富贵,气质不凡。目睹其芳容,我不由想起在幼稚时代,曾愚氓地摧残过它的“先辈”,还差点弄出人命。

在我的故乡小镇上,几十户人家傍河而居。在家家的门前或屋后,都有一座几乎相似的柴门小院,种些野花闲草,蔬菜姜葱。惟有右邻的郑宅与



周修荣
出山看见铁路线
(字一)
昨日谜面:棍棒之下,顺从是假(四字市招)
谜底:打折服装
(注:须读作“打/折服/装”)

井中旅馆

晨星
非洲的马里是世界上最热地方之一,为此,政府开设了一批“井中旅馆”。井中旅馆就是在地下打出30多米深的干井,然后在井的周围挖出一个高2米的空洞以安设床位。井中旅馆的温度约在13℃—20℃,不仅可以使旅游者免受酷热之苦,而且有一种坐井观天的新奇感。

对于纽约的文艺青年来说,夏天是最幸福的时候了。趁着好天气,到处都是各种免费艺文活动在上演。从莎士比亚的经典剧,到最新上映的影片,各种免费的演出不少。只要有时间,就算是口袋里只有几块钱的穷屌丝,在这个季节里,都可以带上一瓶水或一杯咖啡,再加一个三明治,坐在草坪上,欣赏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带来的精彩表演,感受精神上的富裕和满足。

在所有的文艺表演中,堪称纽约象征的中央公园精品荟萃,戏剧、交响乐等各种类型表演轮番登场。其中莎士比亚剧表演是最不容错过的。从1962年开始,每年都会不同剧目上演,导演和演员阵容强大。这样的精彩剧目而且还是免费,自然是一票难求,不仅纽约人爱看,更有不少游客慕名而来。为了能够抢到一张票,常常要起个大早去排队。长长的队伍成为每年中央公园的一



研究鸟类生态和筑巢行为的珍贵资源,也是趣味横生的休闲场所。我国著名鱼类学家朱元鼎攻读博士学位的导师就是该校动物博物馆馆长赫伯斯教授。赫伯斯教授从1920年起在该馆担任馆长长达24年,一生发表学术论

博物馆架起沟通的桥

宁波
著300多篇(部),曾被选为美国鱼类学和爬行动物学学会会长。

不仅如此,国外一流大学大多有一流的博物馆。如哈佛大学有22座博物馆,剑桥大学有10座博物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有7座博物馆,密歇根大学有9座博物馆。日本早稻田大学地处寸土寸金的东京,仍专门辟建了2座博物馆。我国高校与国外同行相比仍有差距。

上海的博物馆业发展迅速,由20世纪50年代不足10个,到如今已有100多座。除了数量上的发展,门类也趋多样化,尤其是专业和私人博物馆兴起,极大丰富了博物馆种

曾听桥堍小菜馆的说话人,绘声绘色说起过楠园赵粉的段子:月光下,一株株牡丹幻化成一个个美女,在花坛边翩然起舞,宛若天仙下凡,直撩得听众无不心痒,总想一见为快。未料机会倒先给了我,我趁大人们正在亭阁喝茶聊天,细细地对赵粉看了个够,心里还油生了一个怪念:倘若我家的小院,也有这么一株牡丹,那该多好呀!夜间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睡。须臾,我决定去楠园折一枝回来栽养!我攀爬楠树越墙,近身花丛。原以为轻轻一折,一枝即可到手,不料枝杆坚韧如藤,不易拗断;只得再从根部扒挖,慌乱中蛮力拉扯,终于连根带杆拔断一枝,回家埋在小院土里,心里惶惶,忐忑不宁。

清晨,门外的嚷嚷声将我吵醒,有人说郑家楠园的牡丹遭窃,几十株赵粉一夜间全都枯萎!郑康在园子里直跺脚,苞人则面对一摊“死花”,哭天嚎地,伤心至极。因为这花倾注了她多年心血,是她的命根子,如今赵粉死了,她也不想活了,喊着

要去跳河。我则迷惑:明明我只折花一枝,怎么数十枝竟会全枯?成年后我请教了花农才知,花可伤枝切不可伤根,一根残,全株亡。这也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我知道祸闯得不小,便躲到婶婶的蚕豆田里一天没敢回家,靠吃生蚕豆充饥。父亲得知特地从外乡赶回,领着我向郑康叩头赔罪,这事才勉强过去。可是苞人从此精神萎靡,变得痴



大景观。位于第五大道纽约公共图书馆后面的布莱恩公园也是夏季艺术表演的重地。最出名的就是午餐时分在草坪上举行的的百老汇音乐剧园和布莱恩公园去欣赏表演,当然不是件容易的事。傍晚时分住家附近公园里的音乐会和露天电影是更为实际的选择。而为了让更多不住在曼哈顿的纽约人也有机会观看一流的艺术表演,大都会歌剧院和纽约爱乐乐团等机构也都有“送戏下乡”的传统,到分布全市的各个公园进行表演。

从1965年开始,纽约爱乐乐团每年夏天都会在纽约五大区各挑选地方举办免费音乐会,其中的大部分场地就选择在场地开阔的公园。这已经成为了纽约夏季的一个传统节目。平时在音乐厅里欣赏音乐必须着整整齐齐,正襟危坐。而在公园里参加音乐会,你大可以穿着拖鞋T恤,躺在沙滩椅上,一边吃东西一边欣赏经典音乐。喜欢玩点情调还可以带上小桌子、桌布和红酒,来个星光下的浪漫晚餐。音乐会后只要政府经费允许,往往还有焰火表演。(发自纽约)

类,对构建城市文明,提高公民素质起到了积极作用。

博物馆浓缩着一个地区、一个时代的人类文明,是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研究与展示场所。2001年法国著名影星苏菲·玛索到上海脚还未落定,就直奔上海博物馆参观。她说:“我到任何一个国家,首先要去该国的博物馆看一看。因为高楼大厦到处都有,而博物馆却代表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和文化。”在纽约有一个著名的“毕堡效应”——破旧的巴斯克港因建筑大师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的杰作古根海姆艺术博物馆而得以复兴。

在美国,博物馆归教育部管辖,首先作为教育机构而存在,是创意创新教育的重要场所,因此有人说美国孩子是在“汽车和博物馆里长大的”。在法国,有多少艺术大师不是在卢浮宫里成长起来的?然而,目前比较遗憾的是,中国的孩子是在书山题海中长大的,尽管也有各种各样的博物馆,可是首先作为收藏、保管机构而存在,教育功能还需要进一步开发。



沉默的大多数(速写) 王瑛

呆。她原在镇上也算是个美貌女人,可现在却成了个憔悴的老妪,口中不时喃喃自语:“赵粉,赵粉!”她整天泪流满面,不久哭坏了双眼。在一个寒夜,她摸黑投河自尽,多亏路人救起……

这虽是一段往事,在我心中却是个难解的结。每逢牡丹花开时节,尤其是看到赵粉,我便会陡生“暴殄天物”的忏悔!

梅雨催生野蘑菇,几乎一夜间,山林里的蘑菇都撑开了小伞。农人赶个早,盘算着哪座山的蘑菇最多,就往那里赶,谁不想做最早的采菇人?

记忆里,父亲就是一位采菇高手,他凭着土生土长的经验,十分清楚哪里

的。刚采进竹筐,一转身,另一窝小可爱又冒了出来……

采满一筐该收场了,漏网的就留着他人采吧。反正再逢一场雨,蘑菇催又生。看看筐里,就如《采蘑菇的小姑娘》里唱的“像那小伞装满筐”,褐色的松乳菇最多,绛色的油辣菇、绿色的青覃菇其次,还有猴头菇,喇叭菇,刷把菇……那份喜悦甭提了。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蘑菇可是乡村里最美味的食物,用鲜嫩的松乳菇开汤,撒上葱花、姜末,会满屋飘香,吃起来,嫩滑爽口,那个汤,含在嘴里,比鸡汤还鲜。蘑菇还可清炒、凉拌、包饺子,花样多多。新鲜菇若吃不完,可用棉线穿起来,一串串地挂在屋檐下风干。待到冬日,拿出来炖鸡、炖肉,或爆炒腊味,那个味,只怕你家饭煮少了哦。

记得母亲调离乡村学校时,不少家长送来带露水的鲜蘑菇,说鲜菇能杀菌,吃了不生病的。那份热情让你不要都不行。母亲明白:这是乡亲们的山珍海味啊!

如今,偶尔看到街边卖蘑菇的老农,蹲在竹篮旁用和善的目光盯着行人,我就会走过去,价也不还就买,因我知道采这么多蘑菇不易,只想让他卖个好价,早点回家。

这家我至今叫不出名字的咖啡馆,大概是福州路上开得最早的一家了,不到八点就可以喝到热拿铁,再叫一份特价早餐,芝士牛角酥,或葡萄干可颂,在二楼占据某个靠窗座位,一整天对着电脑打字。

也许因为没有洗手间,咖啡馆的生意并不好,二楼更不会有几个客人上来,有时,大半天就只有我一个人的打字声。墙上错落有致的小幅印象派油画,配以轻远的背景音乐,南美乡村歌曲,或者蓝调爵士。那感觉,恰似用如今的目光看上去世纪七十年代的西方,现代主义起始得桀骜不驯,却依然不敌时光的蒙尘,以及后来居上者的遮蔽,一种散发着无端怀旧情绪的氛围,土气到不得不被感染。彼时,心里总会生出一些庆幸,幸好没有洗手间,客人久坐不得,我便是仿佛自始至终包下了整个二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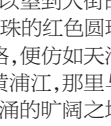
咖啡馆开得好,我可说还会在它开门之前就到达,因为不想错过都市难得宁静的时刻。人迹稀少的大街,风还是清冽的,还没有染上汽车尾气的铁铅味。外文书店,古籍书店,所有的书店亦还紧闭大门,玻璃墙内的暗处,一排排书架上,是密匝端立的书籍。上海书城门口巨大的大理石店标前,有几位到得太早的客人。他们身后的高楼里,浩瀚到近乎无边的书籍还在休憩中,他们却已捧着热腾腾的早点,一边大口吞咽,一边等候着两个小时后,书城大门的华丽开启。

五分钟后,我站在咖啡馆门口,太早了,连这一家,玻璃门内也还黯黯着。不过屋檐下有咖啡座,几把椅子倒挂在深棕色木桌上,椅腿朝天矗立着,这会儿正是它们露脸的时候,店门一开,它们就得翻身躬身、脚踏实地了。取下一只,不计较是否有灰尘,欣然落座。很好的视野,因为没人,便可以望到大街的尽处。仿佛是设计者刻意的妙思,东方明珠的红色圆球在尽头如“海市蜃楼”般缥缈起伏,这条路,便仿如天河了。倘若沿着天河往东漂流,就能漂到黄浦江,那里与这有着天壤之别,那里是一处风起云涌的旷阔之地……当然,这是坐在露天咖啡座的我眼见与心想的契合,是繁华都市寂静的清晨给予我的印象,抑或想象。

然,就在另一边,扭头即可见到浙江路上的烟火气息。超市灯火亮堂、人头攒动,手抓饼老板身手敏捷,香肠鸡蛋的香味几乎飘到我的鼻息;一筐筐新鲜蔬菜正出摊,不知菜贩们又是什么时候起的床,从哪里运来还沾着露水的果蔬?那才是人间的生活,百米之远的这里,却还寂静着,拎着菜篮子和早点的人们,似乎永远不会越过这条街,来到我坐着的这一边。这一边,是安然而蠢蠢欲动的福州路,它还没到喧闹的时刻,它静静地酝酿着,两小时后,它带着书香的萌动才渐渐开始。

咖啡馆终于在七点半刚过就开了门。依旧是一杯热拿铁,一个芝士火腿牛角酥,沿着木质楼梯上到空无一人的二楼。好了,这一天的打字即将开始。对内心的担忧阻止不了我在这里静坐整天的兴致。服务生早就说过,对面的肯德基有洗手间,你去吧,你的电脑,你的座椅,你写到一半的文字,我都会帮你看管。你的咖啡若是凉了,拿过来,帮你热一下……

那会儿,我真觉得庆幸,幸好这里没有洗手间,要不服务生忙不过来,哪有工夫替我看管二楼的一部打开的电脑和半杯温热的拿铁?



梅雨过后采蘑菇

刘丽华

把菇……那份喜悦甭提了。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蘑菇可是乡村里最美味的食物,用鲜嫩的松乳菇开汤,撒上葱花、姜末,会满屋飘香,吃起来,嫩滑爽口,那个汤,含在嘴里,比鸡汤还鲜。蘑菇还可清炒、凉拌、包饺子,花样多多。新鲜菇若吃不完,可用棉线穿起来,一串串地挂在屋檐下风干。待到冬日,拿出来炖鸡、炖肉,或爆炒腊味,那个味,只怕你家饭煮少了哦。

记得母亲调离乡村学校时,不少家长送来带露水的鲜蘑菇,说鲜菇能杀菌,吃了不生病的。那份热情让你不要都不行。母亲明白:这是乡亲们的山珍海味啊!

如今,偶尔看到街边卖蘑菇的老农,蹲在竹篮旁用和善的目光盯着行人,我就会走过去,价也不还就买,因我知道采这么多蘑菇不易,只想让他卖个好价,早点回家。

